

关于日本研究《玛纳斯》的情况

西 胁 隆 夫

1. 英雄史诗和日本

公元7世纪日本编写神话传说集《古事记》，公元8世纪编写歌谣集《万叶集》。但是，从古代到近代日本没有生出英雄史诗。很多人创作十七字的俳句和三十一字的短歌，却没有创作几百字或几千字的长诗。

到了19世纪末，日本文学家才能关注英雄史诗，开始介绍和翻译荷马的《奥德修纪》、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英国的《贝奥武尔夫》等西洋的作品。并且如汤浅半月的《十二个石冢》、北村透谷的《蓬莱曲》等，一些诗人创作长诗了。

这时候对日本北方民族阿伊努也开始研究了。语言学家金田一京助（Kindaichi Kyosuke）访问北海道采集阿伊努人的口头文学，出版阿伊努语和日语对照本《阿伊努史诗Yukar的研究 第1卷・第2卷》（1931年）。后来，久保寺逸彦（Kubodera Itsuhiko）等很多学家采集和记录他们的史诗《Yukar》。其中，阿伊努人的学家知里真志保（Chiri Mashiho）出版《欣赏Yukar》等著作。

关于史诗的专书，如竹友藻风《诗的起源》（1929年），工藤好美《叙事诗和抒情诗》（1955年），中村定治《叙事诗考》（1981年），立石久雄《英雄史诗的研究 上・下》（1998年）等，出版一些著作。

1940年代以前日本很少介绍中亚各民族的史诗。只有杂志上发表卫拉特史诗《江格尔》片段的日译。

近几年，千叶大学荻原真子（Ogihara Shinko）教授组成研究小组进行有关史诗的研究。他们获得了一定的成就，出版三本书。如《欧亚各民族史诗研究 1・2・3》（2001-2003年）。这三本书是对奥斯加克、曼西、雅库特、鄂温克、尼夫赫、赫哲等西伯利亚各民族，卡拉卡尔帕克、哈萨克、绍尔、诺盖等突厥民族和蒙古族的史诗付着民族语和日语。

同时，千叶大学三浦佑之（Miura Sukeyuki）教授出版《叙事诗的跨学科的研究》（2001年）。他和几个人介绍雅库特、哈萨克、俄罗斯、赫哲、阿伊努等民族的史诗。

2. 日本研究《玛纳斯》的情况

新中国以后，一些人介绍和翻译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如藏族的《格萨尔》、撒尼人《阿诗玛》和南方民族的创世史诗等等。

关于玛纳斯，东京都立大学村松一弥（Muramatsu Kazuya）教授在《中国少数民族》上介绍说“很久被压迫的柯尔克孜族人民爱护使人快活的诗歌，因此很多诗歌非常好听。尤其，玛纳斯奇演唱的

史诗《玛纳斯》（公元十世纪成立）是著名的。”

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君岛久子（Kimijima Hisako）教授也在《中国少数民族概论》（1987年）更详细地介绍。原来这本书是马寅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常识》（1984年）的日译版。译者根据原书“你知道柯尔克孜族的民间史诗《玛纳斯》吗？”条目翻译出来的。

这两本书出版以前，1951年中国研究所把Owen Latimore著《亚洲之焦点》（Pivot of Asia, 1950）翻译出日文来出版。里面有“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各民族的纪录文学和口头文学”条目中介绍史诗《玛纳斯》的内容。

“柯尔克孜族”的主要文化遗产是口头文学的传统和非常发达的音乐。他们的史诗更多丰富发展。柯尔克孜人把很多突厥人的故事、传说和史诗并起来组成一大英雄史诗。最近，苏维埃民俗学家用文字写起这些作品。《玛纳斯》这样史诗描写公元17世纪和18世纪柯尔克孜人民与卡勒玛克的斗争。史诗把这些斗争描写成真正穆斯林同异教徒的斗争，而详细地展示柯尔克孜民族的生活、风俗习惯、家庭、结婚、丧葬、宴会等。根据拉德洛夫和俄国学家，这篇史诗今天还在柯尔克孜人民中活着，大多数柯尔克孜人能演唱史诗片段。”

1979年，日本女留学生乾寻（Inui Hiro）在北京跟居素甫·玛玛依见面。回国后，她把《玛纳斯》第二部《赛麦台》片段（铁木尔演唱）翻译出日文来在杂志《月刊丝绸之路（Silkroad）》（1981年第2・3期）上发表。同时，杂志封面登载居素甫·玛玛依和中央民族学院胡振华教授的合影。这是中国《玛纳斯》和玛纳斯奇初次向国外介绍的。

乾寻还把居素甫·玛玛依演唱的《玛纳斯》第四部《凯耐尼木》片段《月刊丝绸之路（Silkroad）》（1981年第4期）上发表。

她在译文后边写着《关于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提到居素甫·玛玛依的样子说：

“去年（1979年）我导师（即乌丙安教授）领着我访问中央民族学院，因为我想跟柯尔克孜族玛纳斯奇见面。那一天刮着强烈的风，居素甫·玛玛依先生戴着很厚的毛皮帽子跟语言学家胡振华先生一起来了。这位居素甫·玛玛依先生是一位红黑发亮的脸色、温和平静的眼光、留着胡须的老人。丙安先生说：‘史诗《玛纳斯》规模很大，有二十万行’。胡先生说：‘柯尔克孜族历史很长，公元以前，他们在叶尼塞河流域过游牧生活’。过一会儿，老人忍不住开口唱起《玛纳斯》片断来了。忽然，明快的调子传到屋里。柔和而有力的拍子好像引人去遥远的另一个世界。闭着眼睛听起来就出现了高山顶峰的万年雪、草原上的羊群和马群、帐篷前边的柯族人们”

这篇文章描写着三十年前的居素甫·玛玛依的风采和演唱就值得参考。

1982年，他在发表一篇论文《〈玛纳斯〉史诗—介绍柯尔克孜族民间文学》（《口承文艺研究》第5号）。这本杂志是日本口承文艺学会的期刊。

1991年，岛根大学西胁隆夫（Nishiwaki Takao）教授和中央民族学院胡振华教授一起发表了《英雄史诗〈玛纳斯〉的研究（1）》（《岛根大学法文学部纪要》第15号）其中有柯尔克孜语原文、汉语、日语的逐词对译和汉语、日语的意译以及注释等。柯尔克孜语原文是1981年居素甫·玛玛依在北京演唱的唱本。后来，1992年，西胁在同一的刊物17号发表了《英雄史诗〈玛纳斯〉的研究（2）》，1994年发表了《英雄史诗〈玛纳斯〉的研究（3）》。2000年，西胁把这三篇合成一本《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 玛纳斯 第一部（柯尔克孜语·汉语·日语对译本）》出版。

2011年，西胁隆夫把居素甫·玛玛依演唱的《玛纳斯》（2004年版）翻译出日文来出版。这本是第一部的第一分册。内容包括序诗、四十个部落的传说、高山牧人的传奇、阿牢开进犯柯尔克孜、英雄玛纳斯的诞生、雄狮的玛纳斯神鸡骥阿克库拉的章节。这本是第一次把居素甫·玛玛依的唱本翻译出日文来的。

从1984年到2012年，西胁隆夫翻译有关《玛纳斯》的论文，如胡振华教授著《柯族英雄史诗〈玛纳斯〉及其研究》、阿地里·居玛吐尔地著《Залкал манасчы Жусуп Мамай》、《〈玛纳斯〉史诗特征》和《居素甫·玛玛依史诗观》等等。

1993年，西胁发表了《中国研究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中国一社会和文化》第八号）介绍《玛纳斯》的采集、翻译、研究和研讨会的情况。这样介绍是以前以后没有发表的。

2001年、2003年、2004年，京都学园大学若松宽（Wakamatsu Hiroshi）教授出版三本《玛纳斯》的日译本。这三本是把萨恩拜·奥诺孜巴克夫的唱本译出来的。

第一本题名叫做《玛纳斯 少年篇》，是1984年在莫斯科出版的萨恩拜唱本。从“第一章：奇妙的梦（玛纳斯的诞生）”到“第十章：推戴玛纳斯汗位”。

第二本题名叫做《玛纳斯 青年篇》，是1988年在莫斯科出版的萨恩拜唱本。从“第一章：击灭特克斯汗的魔人部队”到“第十一章：玛纳斯、阿勒曼别特和四十个勇士的结婚”。

第三本题名叫做《玛纳斯 壮年篇》，是1995年出版的萨恩拜唱本。从“第一章：六个汗的叛变”到“第十章凯旋”。

对于若松宽教授的译本，我们可以提出几件问题。

第一：通过这次翻译，日本读者知道《玛纳斯》的详细内容。有个读者看完后，访问了柯尔克孜斯坦。可以了解这些译本给读者作了不小的作用。

第二：译者本来是蒙古学专家。他用原书的俄语注释和《柯俄辞典》（尤大辛？）翻译出日文来。因此译文比较忠实于原文，注释也相当详细，读者可以了解柯尔克孜民族文化和风俗习惯。

第三：若松教授用散文体翻译出来的。像他自己在后言说，柯尔克孜语和日语虽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是语法有点儿相似。翻译时用韵文体也可以。如果用散文体翻译的话，就消失原文的节奏感。

第四：每一本付着译者的解说。若松教授根据郎樱教授著《〈玛纳斯〉论析》和《玛纳斯》（1990年）写出概说。不知什么缘故，他没有参考俄国或柯尔克孜斯坦学家的专书。

第五：关于“克塔依”的理解，若松教授在注释中说：“关于史诗中的克塔依，有三种说法。第一，克塔依是西辽。第二，克塔依是清朝。第三，克塔依是东方中国世界的通称。译者基本上同意第三的说法，认为史诗中的奇塔依是中国，中国统治的领域。中国学家已经阐明这个问题了。若松教授这种看法不对，也使日本读者误解了。

1995年，立命馆大学奥村克三（Okumura Katsuzo）教授在他的论文《吉尔吉斯斯坦史诗〈玛纳斯〉和边疆的知识人》（《立命馆经济学》第44卷第4・5号）中提到吉尔吉斯斯坦的玛纳斯奇，还介绍乔坎·瓦利汗诺夫采集史诗《玛纳斯》的事情。根据K. A. Rakhmatullin著《玛纳斯奇的创造》（“Plot Peculiarities of《Manas》1995），他提到萨恩拜说：“1922年，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开始采录柯尔克孜民间英雄史诗。这时，萨恩拜演唱了18万行的《玛纳斯》，1926年才完成采录。1867年萨恩拜生

在伊塞克峡谷 16、17 岁开始演唱。他的唱本富于辉煌灿烂的战斗、充满幻想的轶事和突出的叙情性，很有穆斯林和泛突厥主义的色彩”。

关于唱本的比较，奥村教授把 Rakhmatullin 的文章作了介绍说：

“他把萨恩拜的唱本跟萨雅克拜和拉德洛夫的比较一下，按异文的故事排列。拉德洛夫的唱本最简单，组成七个故事，即①玛纳斯的诞生 ②阿勒曼别特的远征 ③与阔克确的战斗 ④玛纳斯和卡妮凯的结婚 ⑤阔克托依的祭典 ⑥克孜库曼的阴谋 ⑦玛纳斯之死和塞台的出生。萨恩拜的唱本组成十八个故事。先开始玛纳斯的出生和童年的故事，然后讲到在喀什、中亚、阿富汗的战斗。第六个故事是玛纳斯的结婚，第十五个故事是大远征，第十八个故事是玛纳斯之死。萨雅克拜的唱本组成第十七个故事。第十四个故事是玛纳斯的结婚，第十六个故事是大远征和玛纳斯之死，第十七个故事是玛纳斯的妻子向布哈拉逃走”

奥村教授说：“通过这些比较，可以了解每个玛纳斯奇都有异文。过了很长的传承，各个玛纳斯奇加上了新的母题。玛纳斯是像生物一样的很珍重的史诗”

他还指出：“《玛纳斯》的高潮是向北京的大远征。旧苏联斯大林的时候这个故事给《玛纳斯》招致灾祸”。但是，他这样说法不批判地接受俄国学家的看法，认为《玛纳斯》的“beijin”是“北京”，“克塔依”是“中国人（汉人）”。

奥村教授言及乔坎·瓦利汗诺夫说：“他是十九世纪中叶杰出的哈萨克学家。1856年，乔坎·瓦利汗诺夫在卡拉·柯尔克孜地区呆两个月进行研究柯尔克孜族的语言和传说。他还采集《玛纳斯》片断翻译出俄文来。他认为《玛纳斯》是把所有柯尔克孜族的神话、民间故事和传说集聚的百科全书。这套巨大的史诗反映柯尔克孜人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道德、地理、宗教观念、医学知识和国际关系。瓦利汗诺夫把另外史诗《赛麦台》看做《玛纳斯》的续编，说柯尔克孜人的奥德赛。他可能知道《玛纳斯》的全体内容。他了解《玛纳斯》中最高杰作是〈阔阔托依的祭典〉故事”。

2001年，阪南大学高桥庸一郎（Takahashi Yoichiro）教授在《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传承文学概论（六）·（七）》（《阪南论集》第36卷第四号—第37卷第1·2号）中介绍《玛纳斯》说：“《玛纳斯》是一千年柯尔克孜族中流传下来的英雄史诗。中国三大史诗中，《玛纳斯》最反映着民族的历史和价值观。不用说史诗不是一个人写作的东西，悠久之间很多人加上和增补一些。这篇史诗在柯尔克孜地区都流传下来。玛纳斯是对柯尔克孜人宝贵的英雄，又是理想和骄傲，今天也在柯尔克孜族中活着的”。

关于居素甫·玛玛依的《玛纳斯》，高桥教授按照毛星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述第一部到第四部的内容说：“我觉得第一部、第二部和第三部好像是写出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可第四部有很多神话和魔幻故事”。

关于柯尔克孜族的历史和《玛纳斯》，高桥教授根据《柯尔克孜简史》（1986年）概述柯族历史说：“柯尔克孜历来被压迫得厉害惊人。史诗《玛纳斯》可能在成吉思汗统治时代即公元十二世纪初十三世纪中叶成为原型”。

高桥教授只能用汉语资料论及《玛纳斯》，因此一些词语的原音写错了。如赛麦台念“saimaitai”，赛依台克念“saitaiku”，恰奇凯念“chiachikai”，坎巧绕念“kanchaochao”，凯耐尼木念“kainienimu”，阿牢开念“araokai”等等不少。

2002年，和光大学坂井弘纪准教授出版了小册子《中亚英雄史诗》，叙述中亚口承文学、突厥史诗的特点、传下来乌古斯的历史、诺盖的历史和诺盖大系、描写与卡勒玛克的战斗的作品、描写新时代的史诗。

关于《玛纳斯》，他简单地说：“《玛纳斯》跟其他中亚突厥史诗有共同性，如卡妮凯的智慧和盟友阿勒曼别特的帮助。史诗用单独的轶事描写登场人物，如萨雅克拜在《赛麦台》中演唱阔阔台依的祭典，因为他忘了在《玛纳斯》中演唱这个故事。《玛纳斯》中出现克台依。这是跟《霍布兰德》和《阿勒帕米什》不同的地方。关于克台依，有一些说法。克台依指出契丹·卡拉克台依或清朝，现在吉尔吉斯一般指出中国国家·中国领域·中国人。玛纳斯一千周年的一千年没有确实的根据”。

2003年，坂井准教授发表了《英雄史诗和国家》谈到《阿勒帕米什》和《玛纳斯》的特点、内容和题目。他说：“1995年吉尔吉斯斯坦举办《玛纳斯》一千周年庆祝活动，1999年乌兹别克斯坦举办《阿勒帕米什》一千周年庆祝活动，2000年阿塞拜疆举办《先祖阔尔库特书》一千三百周年庆祝活动。为了达到统一国家意识的目的，国家领导人举办这些活动”。

2008年，四国学院大学吉田世津子（Yoshida Setsuko）教授在《再论英雄史诗和国家形成》中谈及柯尔克孜斯坦的成立、独立国家的形成，民族性和民族主义的关系。

她曾经在柯尔克孜斯坦纳伦州的一个农村立进行田野调查，跟村里人问什么时候听玛纳斯的名字或史诗。一个村里人（生在1920年代，女）回答说：“从前有人讲过故事（jomok），不过没有玛纳斯奇。我听过很多人玛纳斯的名字”。另外村里人（生在1940年代，男）回答说：“村里有玛纳斯奇。我听过玛纳斯奇讲玛纳斯的名字。童年时候我听玛纳斯奇演唱”。

关于玛纳斯，村里人回答说：“大家都说玛纳斯是我们的祖先（ata）。因为玛纳斯是立功的英雄，他成为父祖（ata-baba）”。通过调查，吉田教授认为这个村里人把玛纳斯看做柯尔克孜民族的祖先，不看做氏族（uruk）的祖先。

虽然吉田教授在她的文章中说及《玛纳斯》和一千周年庆祝活动，可是都根据坂井弘纪的资料写出，没有独特的看法和指出。

2009年，中西健（Nkanishi Ken）博士也在《柯尔克孜斯坦的国家认识》中论述史诗《玛纳斯》和国威发扬的问题。

中西博士先提及柯尔克孜人的历史，然后提到《玛纳斯》说：“公元十六世纪记载《玛纳斯》的存在。但是，史诗的成立年代没有定说。口头文学的缘故，内容随着时代变化下来。2004年，阿斯卡尔·阿卡耶夫总统从史诗《玛纳斯》中抽出七条教训，即统一和团结、民族融合·友好·协力、民族的尊严和爱国心、劳动·教育是走向发展和福利之路、人道·宽恕·忍耐、调和环境、国家和保卫的巩固”。

2011年，中西健博士还出版一本《中亚·柯尔克孜斯坦》。他在这本书中主要叙述柯尔克孜斯坦的历史、地理、政治和国家情况。

他只在“付录2 世界上最长的史诗《玛纳斯》”中提到史诗的成立年代、玛纳斯奇、英雄玛纳斯名字的由来、《玛纳斯》的主题、史诗的梗概和史诗评价的变迁。他跟着《玛纳斯百科全书》写出这些条目，不知他有没有看过史诗《玛纳斯》。

吉田世津子专门研究人类学，中西健主要研究中亚政治学。他们对柯尔克孜斯坦的国家、社会和

民族有关心，虽然会柯语和俄语，好像对史诗《玛纳斯》没有关心。

2010年，日本著名的女作家津岛佑子（Tsushima Yuko）写出了长篇小说《黄金的梦之歌》提到史诗《玛纳斯》。

“我”（即小说的主人公）在梦里见到柯尔克孜英雄玛纳斯。“我”被神秘的男孩子声音领着参观柯尔克孜斯坦。“梦之歌”是澳大利亚原住民族的歌。阿伊努的Yukar和柯尔克孜的《玛纳斯》也是“我”的“梦之歌”。“我”的梦里出现巴卡依、考少依、玉尔必等四十个勇士护卫英雄玛纳斯，骑着有翼的骏马飞跑。听说“四十”这个数字跟“四十个姑娘”有关系，也表示柯尔克孜的四十个部族和民族的名称。公元十世纪后半，一批柯尔克孜人搬到叶尼塞。那里原来是通古斯民族住的地方。日本北方住的“我”家也许是通古斯民族的子孙，也许跟柯尔克孜的先民有关系。这样想法让“我”吃惊了。2008年6月，“我”访问柯尔克孜斯坦首都比什凯克。“我”在一个办公室里听一位长老说明。他说：“有八十个玛纳斯奇，就有八十个变体。其中，最出人头地的是萨恩拜和萨雅克拜演唱的《玛纳斯》。萨恩拜演唱的是二十五万行，萨雅库拜演唱的是五十万行”。有一天“我”在塔拉斯听到一位玛纳斯奇演唱《玛纳斯》。这位玛纳斯奇讲：“玛纳斯的父亲从天空飞到塔拉斯。他本来住在天山山脉的汗腾里峰。这座山是玛纳斯父亲蒙天神赐给的。有一天克塔依把一个大使派给玛纳斯那里问你们挑选和平还是挑选战斗。如果柯尔克孜人希望和平的话，他们一定上当受骗就被作为奴隶。他们开始在中国黄河进行斗争。……”。这跟萨恩拜唱本的日译本不一样。他还演唱玛纳斯出生和赛麦台被杀死的一段。后来“我”参拜玛纳斯的坟墓，参观伊赛克湖和阿克伯希木。

津岛佑子对亚洲北方少数民族很有关心，因此史诗《玛纳斯》使她入迷。虽然她的叙述还不够，此后很多日本读者也对这篇英雄史诗注目起来。